

思 绪

以先,因为工作的原因,奔赴在各个城市之间,无暇顾及家庭。一个人庆贺节日是家常便饭,年复一年,也习以为常,从不觉得委屈、乏味、孤单。而今,过惯了阖家团圆、其乐融融的日子,整日徜徉在幸福的河流,闲庭漫步,逍遥自在,偶尔碰上一个人人独享的佳节,总觉得少了点什么,不适应,很别扭,也受伤。

一个人的节日,可以静下心来想想海南鹿回头的来龙去脉;可以捋捋望尽天涯路的九曲回肠;可以畅享大漠风沙孤烟直的旷世奇观;可以回忆凿壁偷光、悬梁刺股带来的知识就是力量的芳踪仙迹;可以感慨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的忧郁、无助、绝望的眼神。

一个人的节日,轻敲键盘,驱赶文字赛跑;展卷读书,沉浸在古人的忠孝礼仪中不舍昼夜,亦歌亦舞。

一个人的节日,乘晨曦微露,踽踽羊肠小道,看旭日东升;随落日西沉,漫步田园,观云卷云舒,好不自在。

一个人的节日,搬搬花,弄弄草,整理一下书架,看看昔日报刊上发表的旧作,神思飞舞,意味悠长,感慨万千。报兴来时,拿起斗笔,挥毫泼墨,写出颜筋柳骨的风范,乐不可支。

一个人的节日,可以赏赏花,嗅嗅香。秋天来了,桂花的香气弥漫在空气中,虽然桂花形小,也掩不住芳香溢远。

一个人的节日,可以关掉手机、微信、QQ、MSN等一切可以跟别人联系的工具,把自己置身于无人能及的孤岛,体验一下君临天下的美好与神奇。

一个人的节日,可以过得很精彩,把自己栖息的地方收拾得干干净净,不管房子漂不漂亮,院子宽不宽敞,桌子亮不亮堂,椅子高不高档,只要收拾时加点心思,总会很舒服,很顺心,很走心,毕竟是自己一席小小的领地,我的地盘我做主。

然后放着音乐,看自己喜欢的书籍和电影,晚上自己下厨做点符合自己口味和欲望的美食,点上蜡烛,朦朦胧胧,浮想联翩,浪漫瞬间满屋子奔跑。

一个人的节日,即使孤独寂寞,也不随便把自己交出去,也要把自己打扮得花枝招展,引人瞩目。

一个人的节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怎么做都不累,怎么做都会风生水起,一如满池荷花,迎风而歌,迎风而舞。

人海茫茫,山高水瘦的余生,以一颗平常心,面对世间风雨,即使再大的沧桑,也要学会波澜不惊,也要让岁月不伤,山河无恙,人生辉煌。

在这个乱花迷眼的世界,活出自己的风采,自己的帅,我不言败,谁能败我。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又是一个节日款款来临,天南地北人欢马叫,欢天喜地,四方食事,终是抵不过一碗人间烟火,丰山瘦水皆见喜气,我虽是尘世间的惆怅客,独自清欢,丰盛流年,自由自在,自得其乐,优哉游哉。

有诗有酒有时空自由的自己,文绉绉地吟诗颂词来表达一个人的节日的幽静安好,满桌子杯盘器皿都被诗韵感动,痴痴癫癫,我也如孔老夫子一般,手舞足蹈,美哉,乐哉。

此刻,我终于明白,人活一世,靠谁都不靠自己,即使一个人的节日,也不能过得骨瘦感削,需要具有满满的仪式感,不仅仅是为自己,也要对得起家人朋友的惦记。

同时,我要努力学会好好爱自己,做自己最坚实的依靠。

一个人过节

张行方

《商丘日报》让我与家乡的距离更近

李智信

我生于商丘、长在商丘,1983年7月原商丘师专(今商丘师范学院)毕业分配到中原油田工作,41个春秋过去,已入花甲之年。虽然一条黄河相隔数百里,但因结缘了《商丘日报》,我并未感到与家乡的距离有多么远。

2006年春节我回商丘,母亲新逝,除夕祭奠,初一早上于悲伤失落中听到鞭炮阵阵、拜年声声,感怀不已,写下一首古诗《回乡》,上班后投给了《商丘日报》。不久我再回商丘,偶在一家酒店的厅堂休息浏览报栏,发现一张《商丘日报》副刊的右下角登载了这首诗歌,感觉意外而惊喜,便向服务员索求带走了这张报纸,并一直保存。

这是我第一次在《商丘日报》发稿,虽篇幅短小,却增添了我对商丘市委机关报的信任与敬意,也感到家乡是那样可爱与可亲。

回到工作单位,我认真做了两件事:一是继续订阅《商丘日报》,二是再给《商丘日报》副刊投稿。

我是2005年开始订阅《商丘日报》的,订后一直通过邮局递送,因路途较远,常不能及时收到报纸,还出现丢失现象。后来我将这一情况反映给了《商丘日报》发行部门,他们非常重视,改为一周邮寄一次,这使我每个星期都能按时收到一个牛皮纸大信封,里面装着散发油墨香的《商丘日报》。那时候我专门制作了“报刊剪贴本”,其中一本就专门剪贴《商丘日报》的精彩文章,至今留存。为此,《商丘日报》记者李岩专门联系采访我,2017年2月24日以《字里行间喜看家乡新颜》为题,报道了我关注家乡、订阅《商丘日报》的故事。

在离开家乡20多年后,能够经常阅读到《商丘日报》,了解家乡的变化,对我这个游子来说是极好的精神慰藉,真乃何以解乡愁?一报知商丘。

随着时代的发展,《商丘日报》有了电子版,且网络传递迅速,我及时关注了《商丘日报》公众号,点开好文章,内容丰富多采,尽情阅览,这下再也不用每周盼收报纸了。我还把喜欢的文化周刊、梁苑版及其他好

的文章转发朋友圈、微信群,特别是分享给在油田工作生活及其他所熟悉的商丘籍友人,让大家共同感受家乡之美,品味故园文化艺术之美。

如果说坚持订阅《商丘日报》和关注《商丘日报》公众号拉近了我与家乡心灵距离的话,那在编辑老师的指导下,投递的稿件被采用,则给自己的文学爱好输送源源不断的创作动力,愉悦了精神世界,提升了个人品位。

2006年以来,我持续不断地向《商丘日报》副刊投稿,以散文和诗歌为主,内容多写家乡风情、人物和故事,兼有其他,大体分四类:

一是故园风貌,如《村外的白衣寺》《流在血管的故乡》《坑塘之变》《揽春入怀运河情》等,从不同角度反映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改革开放后商丘发生的巨大变化。

二是母校情怀,如《校园里的芳华》《一张老照片》《母校拾忆》《以德润人的赵老师》等,回忆在商丘求学期间,特别是读大学时的经历,表达对母校的怀念和对老师的感恩之情。

三是亲人思念,如《爷爷的牛屋》《母亲的坟莹》《老人旧事》《姑母的八十寿辰》《又见断桥》等,抒发自己身在异乡对亲人的思念与缅怀之情,更多地倾诉了对母亲的哀悼和追忆。

四是见闻分享,如《亚拉河的风光》《黑角印象》《点赞普光》《空渡流韵》等,主要是将自己在外,包括出国的一些见闻书写下来,分享给家乡的读者朋友。

这些被刊发的拙作,依托“商报融媒”,似插上翅膀,得到了更快、更好的传播。

此外,我还撰写一些杂谈、随笔,被《商丘日报》所采用。如第22届黄河诗会在商丘成功举办后,我有感而写了《时间深处的点点帆影——由第22届黄河诗会说起》,2020年2月21日在文化周刊发表,获得了较好的反响。河南省作协副主席、诗歌学会会长张鲜明阅后说:“写得好,发得也好,为诗歌学会作了贡献!”

2019年春天,我在河南省卫辉市唐庄镇参加“奔

流文学院”第九期作家研修班,参观了“全国乡镇党委书记的榜样——吴金印”先进事迹展,并有幸与吴金印合影留念,回来撰写了《吴金印精神对文学创作的启示》,2019年6月21日《商丘日报》梁苑版头条刊登,并配合影图片,不少读者予以肯定。商丘师范学院人文学院院长、知名学者王增文教授读后感言:“《吴金印精神对文学创作的启示》一文,作者的四点感悟深刻,拜读之后,深受启发,深为折服。”

结缘《商丘日报》的过程中,在致谢发行部门和有关老师给我邮寄报纸的同时,尤让人感动的是编辑老师审编拙作所付出的辛苦及给予的勉励。如2017年7月7日梁苑版头条刊登的散文《岁月经年思乡浓》,初稿5000字,投送后,编辑老师一方面为文中炽烈的思乡与爱家情怀所打动,另一方面则觉篇幅太长,便耐心指导我修改,最后以3000余字予以发出。此文得到许多与我年龄、经历相似的读者,尤其是示范区张阁镇附近的同学、乡亲的关注与共鸣。一位家是张阁、远在非洲石油市场工作的读者阅后说:“我从老家张阁出来已快30年了,作者写出了我的心声,使我更加想念张阁的一草一木!”

十多年来,我在《商丘日报》已刊发散文(含杂谈、随笔)30余篇、诗歌20多首。这些文字传播后,有助于不少像我一样的商丘人了解家乡、增进乡情,更从中感悟到商丘人真诚、宽厚、仁爱、朴实、担当、奉献的“好人”品格。

值《商丘日报》创刊40周年纪念日到来前,写下如上文字,谨表祝贺和感谢,并呈最美好的祝福!

(作者系商丘市作家协会顾问、中原油田作家协会副主席)



血战归德

小说连载

刘秀森

(上接9月13日6版)

林凤翔的话音落地,便探便飞马来到了他俩跟前,滚鞍下马,在他和李开芳的马前跪地禀报说:“启禀大帅和副帅,河南巡抚陆应谷在归德边境布下了东西三百多里的防线,亲率重兵在前面的宋家集扎营,营前由南阳总兵李须铅率军摆下了三节连环阵,严阵以待。陆妖(太平军对清兵总是称为妖)和李妖声言要让我们北伐在河南的边界上灰飞烟灭。”

“嗡嗡……”林凤翔听了,报之轻蔑地一笑。他觉得侦探把敌人说得太夸张了,不意地向前一望,目空一切地说:“陆妖有何能耐?文弱书生而已。李须铅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南阳总兵,竟敢如此夸口。笑话!难道他不知道周天爵的惨败?”

“大帅,据侦察,李妖文武兼备,是按陆应谷的谋划严密布防的,不可轻敌。”侦探说。

林凤翔望了一眼李开芳,仍然轻蔑地笑着说:“安徽巡抚周天爵当初也和他们一样吹牛,结果怎么样?他们摆下的阵势不是形同虚设吗?嗡嗡嗡嗡……”他又转向侦探说:“再探!”

“遵令。”侦探站起身,飞身上马,调转马头,飞驰而去。

林凤翔望着侦探飞驰的背影,微笑着对李开芳说:“哼!严阵以待……不可轻敌……攻打凤阳和亳州之前,侦探不也是这样禀报的吗?安徽巡抚周天爵信心满满,结果怎么样?还不是被我们一触即溃!”

“是啊!”比他年轻的李开芳点点头。李开芳是一员颇有儒将之风的将官,他不愿挫了林凤翔的锐气,但却意识到林凤翔生了傲气,这傲气十分危险,说不定会给眼前的战斗带来意想不到的不好效果。他一边思索着,一边缓缓地说:“北伐以来,我们遇到的清妖都是这样的,仗仗前虚张声势,而当真厮杀起来,他们却成了一盘散沙,一见死伤便抱头逃跑。但是……”

“但是什么?难道他陆应谷会比周天爵高明?”李开芳话没说完,林凤翔便截断他的话,又是轻蔑地一笑,“眼前陆妖的‘严阵以待’,我也难逃重蹈周天爵的覆辙!”

“可……”李开芳张开口,又顿了一下,然后谨慎地望着他,觉得不可不提醒他,“眼前的陆应谷不可与周天爵同日而语啊!周天爵不会用兵,听说陆应谷可是有文才武略,比他强得多。”

“我知道。”林凤翔轻描淡写地说:“陆妖是个文人,进士出身,是咸丰老儿钦定的翰林院庶吉士,曾为清妖京城的行政和卫戍长官,受咸丰老儿赏识。但只不过是吃文墨饭的罢了,还听说他是个诗人。也许让他作几句不歪诗还差不多,打仗嘛,就不敢恭维了!”

“还是不要轻视的好。”李开芳谨慎地说:“现在我们面临的情况与在安徽时不同了。我们进攻安徽时,清妖没有充分准备,有点措手不及。安徽被我们胜利通过,不能不引起清廷的重视。咸丰老儿向陆应谷是下了严旨的,令他一定要守住河南的大门。鉴于周天爵的惨败,陆应谷一定会竭尽全力,听说他已用钦差大臣的名义四处调兵,严布防线,还是小心些好。”

“哈哈……”林凤翔爽朗地大笑起来,“副帅一路叱咤风云,怎么今天倒有些惧敌了?我却那陆妖如同草芥,比周天爵强不到哪儿去。”他不顾李开芳的提醒,命令身边的传令兵:“传令各部,飞速前进,杀陆妖一个迅雷不及掩耳,踏平宋家集,快速拿下归德,然后论功行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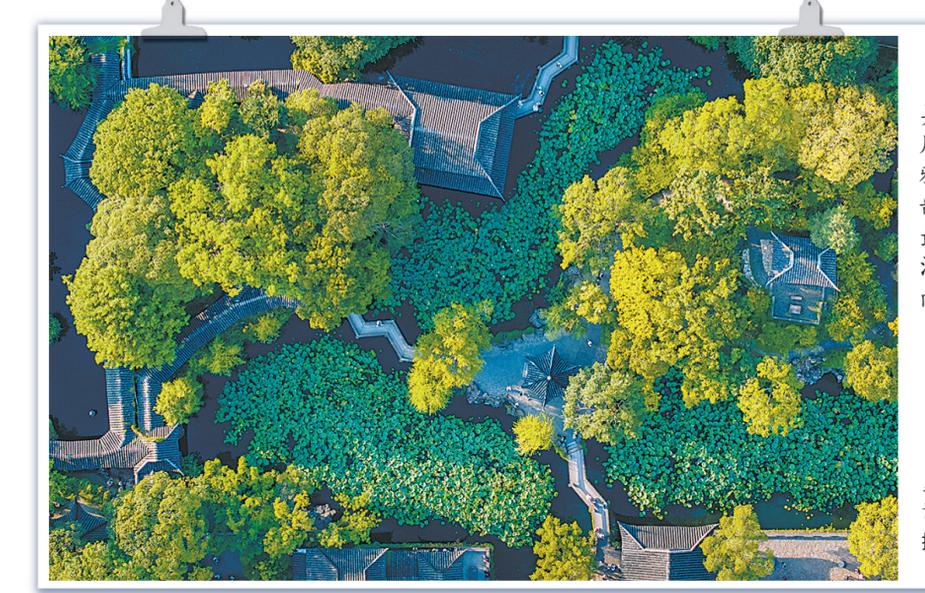
传令兵答应一声,连忙去向各部传令。

林凤翔向李开芳一咧嘴:“走,咱看看这个陆应谷是怎样‘严阵以待’的。”说罢挥起马鞭向后面的马屁股上狠抽了一下,率先冲到了前面。

李开芳望着他,只好一催坐骑,跟了上去。

各部接到命令不敢怠慢,顶着火辣辣的太阳,加快了行军的速度。

兵近宋家集,林凤翔勒住战马,拿起从清兵那里缴获的望远镜,在马上朝前一望,只见前方清兵的阵地上旌旗招展,人马密密匝匝,东西一字摆开,像一条长龙,一台台大炮在树枝的掩护下露出黑乎乎的眼睛。(未完待续)



吴风雅韵最江南

李博摄

时 光

秋天的故事

朱旭旭

秋天真是好,像一个安静干净的女子,不急不躁、温吞吞的性子像娘。小月喜欢云淡风轻的秋天。

篱笆院南角的那棵老柿树,像点燃了一树红灯笼,良宵在即的样子,让人惊艳于那醇厚光明的金红。

小月的爹爹从老柿树上卸下最后一筐柿子时,中秋节也快到了。

篱前花朵缤纷,胭脂花、指甲花、百日草、小菊花。那棵老桂,一簇一簇金黄的小碎花,吐出勾人魂魄的浓烈香气。像西邻花榭,娇小玲珑的身体似乎蕴藏着十万方小马达,风风火火,不知疲倦,梨窝明艳能抚平每一张皱纹荡漾的脸。

地上的凡人都在团圆,她孤零零一个仙女,穿着凉凉的绛罗,抱着不会说话的小白兔,会不会想人间的那个贫穷的家?想不想那个曾经恩爱的丈夫?

小月很小的时候,就听娘讲过,嫦娥偷吃仙丹骗了丈夫,一个人跑到月亮上享福去了。可是她很快后悔了,却也回不去了。终日抱一只孤独的兔子,看一个叫吴刚的人在那里砍一棵桂花树。她老天真地砍呀砍,那棵桂花树却一直没有被砍倒。

小月望着月亮,突然问娘:“那个吴刚,砍树是不是借口?他是不是想娶嫦娥?”

小月的娘戳一指头小月的大脑门:“古灵精怪!一天天胡思乱想。”月光洒下来,粉粉地铺在门前的石阶上。

有个女人在哭,嘤嘤地,像从天上缥缈传来,又像窗根子底下的虫声。

小月和娘站起来仔细聆听,那哭声是从东篱传来的,嘤嘤细细,带着一股秋夜的凉,重重叠叠覆上人心头。

“是小影回来了吧?”娘说,蹙一蹙眉头,叹口气,“苦命的女子呢,老早没有娘,又没嫁好。听说那男人赌,三天两头打骂她!”

小月隔着缠满花朵的矮篱笆,看见东边的院子里人影绰绰,月光下晃动,拉拉扯扯,夹杂着女子压抑的低低的哭声。过了一会儿,人影出门去了。那哭声也渐渐远了,像飘到月亮上去了,也像被桂子的香气压住了。

小月的一颗心却被扯得很远很远。那个中秋夜,月亮很美,花朵很香,月饼很酥。小月却心头万斛愁的样子,她少年识得了愁滋味,是因为那个富贵孤寡的嫦娥,还是那个柔弱悲戚的小影?

中秋的月饼还没吃完,小月的娘就卖出了最后一筐红柿。喜滋滋掖着竹篮回家。一掀红花布,水蓝的纱巾一汪水似的泊在篮底。小月拿起柔滑的丝巾围在细脖颈上,镜子前照来照去,娘怜爱地叹一句:“小妮子越来越臭美了。”

有娘疼的孩子真好!小月的心里生起一团柔软暖意。

东篱传来乱如急雨的脚步声,夹杂着惶惶的喊声,还有妇人惊恐地哭叫,小月的娘惶惶扯了小月出门。

凌乱的脚步骤雨般往东篱赶,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小月的眼前渐渐模糊起来:东篱的小白菊开得那么白那么密,像一片云。小影,那个羞怯瘦弱的女子高高立在那片云上,冲小月凄美一笑。一转身,飘到云朵里去了……

小月颈上缠绕的丝巾,水一样地滑落脚边。

那个叫小影的女子,她把自己挂在了屋檐下。一身白衣,在风里,晃晃荡荡,像一片薄薄云。

诗 风  
不喜欢在秋风里忧伤  
更喜欢, 满圆的白羊。  
有时候云朵也来观光,  
还约着又大又圆的月亮。  
虽然, 水灾把田野, 摧残成了斑秃, 高处还有倔强的青纱帐。  
沟满壕平的水, 缓缓流淌, 鱼儿用欢快拾起, 歉收的食粮。  
不喜欢在, 秋风里忧伤。  
更喜欢, 先让满脸皱纹盛下沧桑,  
横下一条心, 去收割阳光。  
虽然, 秋风把村庄, 拉得好长好长, 东大坑里的芦苇, 也说不清楚从哪朝开始荡漾。  
多想问问那口全村人赖以生存的老井, 寻寻觅觅, 它已经去把另一个世界滋养。  
虽然, 村里竖起了几栋新楼, 楼高人空, 和断壁残垣相映成殇……  
真的, 腾不出时间, 在秋风里, 忧伤。